方寸虚构

还有这两斤芝麻酱

范永海

每天早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时，老张就会骑着电动车出发，开始走村串巷，兜售他熬制的芝麻酱。“还有这两斤芝麻酱呀，管赊账，包来回！”

他高亢的吆喝声在清晨的空气中回荡，吸引着小镇上来往的行人。

“来半斤吧！”

“给我称一斤！”

“老张的芝麻酱就是好吃！”

“可不是嘛，人家这是祖传的手艺！”……围过来的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。

“好咧，别急，都有啊！”老张笑眯眯地回应着。一小时不到，便卖出了10斤。

老张家住小镇旁边的张庄。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农村，公路纵横交错，现代化的农机器具替代了传统的农耕方式。老张是村里唯一的芝麻酱师傅，一手熬制出的芝麻酱让人回味无穷。他每天只熬30斤芝麻酱，刚好装两桶，从不多熬，叫卖时永远是那句“还有这两斤芝麻酱呀，管赊账，包来回”，每天早晨叫卖，下午或晚上熬制芝麻酱。到最后偶尔有少量卖不出时，就宋家一勺王家一碗地送人，因此，他人缘也不错。

老张是村里少数还坚持着传统手艺的人。他的儿子小张却是村里第一个买得起汽车的回乡创业大学生，一心想要改变家乡的面貌。一天，小张对老张说：“爹，您的老手艺已经过时了，关键是每天熬制的数量少，不能满足现在人们的需求，也赚不了多少钱。”老张磕掉烟锅里的烟灰，转头回道：“你娃娃懂个球，这手艺是你爷爷传授给我的，也是我爷爷传下来的，到我手里不能失传了，你不学也就算了，还说风凉话。”“我不是不学，时代变了，应该学学用机器去熬制，不但量大，还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。”小张知道一时也解不开老张的心结，把话一撂就出门办事去了。

老张一直固守着自己的手艺，他觉得这不仅是生活的重要内容，还是他的骄傲。他也知道儿子的想法并没有错，只是不忍心失去这份陪伴自己大半辈子的手艺。

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，争吵也随之频繁起来。

有一天，老张决定去找儿子谈谈。他语重心长地对小张说：“娃儿，我想把手艺传给你，更盼着你能理解我……”小张沉默了许久，最后点点头：“爹，我知道你的想法，我也想让你尝试接受一些现代化的东西……”

不久，老张开始学习使用现代化的工具来制作芝麻酱。在小张的帮助下，他网购了一些必要的设备，还报名参加各地培训课程。他的身影出现在村里的农业科技培训会上，还学会了在手机上查找和传统芝麻酱制作有关的现代化信息。尽管过程艰辛，但他从未放弃。特别是用机器调制芝麻酱，量是大了，但是料油、熟花生粉等辅料放多少却很难把握，于是他就一次一次地调制、品尝，直到找回原来的味道。在创新上，还做了大胆尝试，比如调制过程中倒入一些雪碧，不但能减少苦涩味，而且还有一点柠檬的味道。

几个月后，老张的机制芝麻酱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，依旧醇厚香浓，吸引了更多的顾客前来购买。小张还在镇上租了两间店面，用来销售芝麻酱。老张看着店门头上的大招牌“还有这两斤芝麻酱”，脸上的笑容比盛开的菊花还灿烂。

看到老张的变化，小张满心欢喜，他感受到老张对于这份手艺的热爱和执着，也看到它给乡亲们带来的便利。小张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，他开始跟着老张学习调制芝麻酱，还利用快手和抖音开了直播带货，帮助父亲一起宣传、推介他的芝麻酱品牌，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份家乡的味道。

老张的芝麻酱品牌逐渐在县域内传开了，网上下单采购的顾客也多如雨后春笋。店面成了镇上比较热闹的地方，不少居民喜欢在这里聚集，品尝芝麻酱，聊聊天，走时买上几瓶。有时候，他们会和老张一起回忆过去的日子，谈论现在的生活。闲暇时，老张会和小张坐在一起，边喝茶边讨论芝麻酱的制作技艺。老张觉得，这些温馨的时刻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。

如今的老张不仅是一个用真心制作美食的人，还变成了一个懂经营的商人，为方便管理，店里还雇了一个人帮他照顾生意。“还有这两斤芝麻酱”成为当地的一个标志性产品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

老张依然坚持每天下午或晚上熬制芝麻酱。第二天清晨，在村道或背街小巷，人们仍然能听到那熟悉的叫卖声：“还有这两斤芝麻酱呀，管赊账，包来回！”

人在旅途

花开“朵花”

方外遛心 文/摄

不要以为标题写错了，没有错，就是花开“朵花”。因为这里的“朵花”并不是一朵花儿，而是一个村庄的名字。

这里有个故事。

相传，岳飞蒙难后，其后裔一脉流落到黔中某地繁衍生息，因村民大多姓岳，故名岳家村。若干年后，有对男女青年因恋情“坏”了族规，为躲避惩罚，便手牵手偷偷翻过了村旁大山，躲进了一个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。于是夫妻二人就在那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刀耕火种，繁衍生息。

又过了若干年，黔地突发瘟疫，岳家村村民病亡过半。危难中，个别知其下落者试探着前来投靠，继而迁居者越来越多。就这样，一个新的“岳家村”诞生了——那就是现在的“朵花村”。

至于为何叫“朵花”，我问过不少村民，但大多茫然不知。据分析，极有可能是因为当地环境优美、花香馥郁所至。说实在的，我之所以能够走到这里、爱上这里，也正是因为这里的人好景美。

就拿该村原支书岳先生和其贤内助夫妻二人为例，男的敦朴厚道、勤劳能干，女的温良贤惠、伶俐干练，二人不但打理了一汪鱼塘，还附带种养了一些时蔬和家禽，凡有客来，皆视同故交挚友，分外热情。你要吃鱼，现捞。你要吃鸡，现抓。你要吃鸭，现杀。还有各种瓜果蔬菜，也都是现摘现采。总之，满桌子透骨生鲜，让你吃了这次，还想下次。

于是，来了几次后，有的游客就不想再做游客了。不想做游客，难不成还想做“主人”？没错，还真被你猜中了。何以做“主”？就是出资在岳家鱼塘边建个草堂，作为自己的“根据地”或“大本营”，闲暇时想来就来，自由自在。

游客原本只是这么一想，没想到主人却满口答应。现在这个草堂已经建好，正在征名呢。有此雅事，我自然也想掺和，于是便名之曰“朵居”。理由有三：一是当地村名就叫“朵花”。二有花朵居住之意，还有比这更诗意的吗？三则还有朵（躲）避红尘喧嚣之意，因为这儿的确宛若世外桃源。

三毛说：我笑，便面如春花，定是能感动人的，任他是谁。

“朵居”，正是这样一个可以让人放松、让人躺平、让人开怀大笑的地方。诗曰：“门径俯清溪，茅檐古木齐。红尘飘不到，时有水禽啼。”是的，这儿不但有古木、有清溪、有水禽、有游鱼，更令人神往的是它还是红尘飘不到的地方。

“轻轲迎上客，悠悠湖上来。当轩对樽酒，四面芙蓉开。”入秋后，芙蓉虽渐衰，但好酒还是有的。来吧，朋友，“朵居”就在贵阳城郊，就在龙里河畔。若从贵阳地标“甲秀楼”出发，一脚油门，再加上半个多小时时间，你就到了。沿途还能欣赏到“桃花坝”“鱼鳞坝”等山村小景，附近更有“龙里河大桥”和“油画大草原”等旅游景区和网红打卡点，保你不虚此行。

来吧，朋友，“朵居”是我的，也是你的，“朵花”也一样！

闲言碎语

掼蛋

麦田守望者

有段时间，我迷上了掼蛋。一到周末，总要约上三五好友，操练一番。甚至有那么两回，竟打到凌晨一两点还兴致不减。

打牌和别的娱乐活动一样，久了就会形成固定的圈子。像我，几乎都是和老于、老熊、老刘等人同台竞技。为此，我们还专门组建了一个微信群，美其名曰“王牌对王牌”。这样也好，只要想干了，群里吼一声就行，省去了打电话的麻烦。

牌打多了，每个人的出牌风格和习惯便一览无余，正所谓“牌风见人品”。比如老刘，最喜欢排顺子，而且喜欢一开始就“打顺”——在他心里，顺子就是“天字第一号”，结果常常撞到石头上；老熊比较狡猾，出牌也稳，攻守兼备，让人摸不清底细；老于过于谨慎，很少猛打猛冲，工于防守，有时候反而“遗恨万年”；老伍是理论大于实践，口诀背得滚瓜烂熟，临到实战却“爱莫能助”，典型的纸上谈兵型。老胡和我一样，喜欢冲刺，结果往往被“拍死在沙滩上”。还有，也许是久居办公室的缘故，我喜欢“复盘”，这其实是个不好的毛病，每每令搭档很是不爽。

俗话说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”掼蛋也把这种精神贯彻到了极致。当自己手中牌很好的时候，不能光顾着自己跑，还要想着怎么帮搭档一起走；而当自己手中的牌一般时，就要想着“牺牲”自己，成全搭档——这才是掼蛋的精髓所在。而有的人永远只顾自己，不管搭档，说到底，是缺乏团队协作精神。

打牌亦如人生。起牌有好坏，人生有顺逆。一局下来，不可能总拿到好牌，就像人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——有时候开局比较顺畅，一鼓作气就打到了十以上，但后面却停滞不前，反被对手后来居上；有时候开局比较被动，一直在“进贡”，突然时来运转，瞬间就连升几级。最可气的是，明明领先打到了A，结果三把没过，竟又从头再来——这也好比人生，紧要处千万不能踏错，否则就会前功尽弃。

人生就是一手牌，时而好牌在手，时而烂牌一堆，但无论好坏，都得打下去。起牌靠运气，谁也无法左右，正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一样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尽量把手中的牌打好，别把好牌打得稀烂。正如有人说过，一个人的高明之处，不在于打好一手好牌，而在于把一副烂牌打漂亮。

人到中年，没什么大爱好，偶尔打打牌，只要不沉溺就好。再说，我们打的是牌，打发的是时间，聊的是家国大事、人间百态——牌局间隙，高谈阔论，三教九流，无所不及，又是何等的快意人生！